

# 《两件宝》 字词积累

4

我们的年夜饭



我上次吃年夜饭是在二零二六年二月十六日。我是跟我妈妈和妹妹一起吃的。我们吃了面条，也喝了水。但我最喜欢吃的是鸡肉。新年又到了，所以我们需要吃面条。

我们穿新衣。在新年我得到了四个红包，我妹妹得到了四个红包。妈妈很开心！

Chenshen Lin (林陈岫)

一年级中文一语班

5

YAO CHEN

1 RESPECT

# 看图写话：乌龟助蜗牛过河



## 热心的小乌龟

有一天，天气晴朗，乌龟和蜗牛一起出去玩，它们你追我赶地玩得很开心。

它们都玩得很累，但是小蜗牛还想去河对面玩，乌龟说：“我想先睡一觉，待会再去玩。”于是，小蜗牛爬到乌龟的背上等它。

乌龟醒了，它看见小蜗牛在它的背上睡着了。乌龟说：“我想给小蜗牛一个惊喜，等它醒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菜园了。”当小蜗牛醒来，发现它们已经到菜园了。它激动地说：“谢谢乌龟，我们一起去玩吧！”

ZHENG QIANNING  
2 TEAMWORK

# 我最喜欢的植物

## 我最喜欢的植物

我最喜爱的是田地里大片大片的麦子。微风吹来，沙沙的麦子声，如同呢喃细语。麦子和它的叶子是金黄金黄的，连成一片，像一个金色的大海洋。秋天来了，收完香喷喷的麦子，人们开始做面肉条啦！做的面条有牛肉面，滑溜溜的，一夹就掉，好调皮呀！还有面片子，方方正正的，一想就流口水。除了这些，还可以做出很多其他的面。

麦子不仅很香，还有很大的用处，我最喜欢麦子啦！

GAO YU CHEN

3 HUMILITY

# 那一刻我长大了

## 那一刻我长大了

阳光从窗口漫进，我窝在沙发上看手机，却听见厨房里传来妈妈一声一声的咳嗽声，每一声都在揪我的心。妈妈感冒好几天了，可她依旧早起做饭、做家务，下班后再辅导我做作业，我竟然还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走到厨房门口，我看见妈妈弓着背，脸色苍白，连炒菜的動作都比平时慢不少。我放下手机快步上前，轻轻拍了她，说道：“妈妈，你休息会儿，我来做。”妈妈愣了愣准备要说些什么却最后还是因哽咽的喉咙止住了。我接过锅铲和锅，虽说动作比较生疏，菜差点炒糊，但妈妈靠在门边上，静静地看着我欣慰地笑了，自言自语道：“这孩子会体谅人了。”

晚饭过后，我主动收拾了碗筷，把厨房擦得干干净净的，又倒了温水，拿上感冒药递给妈妈。看着妈妈把药吃完躺下后，我细心地掖好被角。刚要走时，妈妈叫住我，拉着我的手，轻声对我说道：“我的孩子，你长大了啊，妈妈真高兴。”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长大从来不只是年龄的增长，而是学会体谅他人，懂得担当。从前我一直盼望着长大，以为长大就能随心所欲了，可直到此刻才明白，真正的长大，是能懂得父母的辛苦，愿意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撑起一片小天地。这一瞬间的感悟，我把它深深烙在了心底，并且让自己真正迈出了长大的第一步。

ZHANG YI RAN  
5 TEAMWORK

# 运动让生活更美好

## 运动让生活更美好

运动是生命的齿轮，转起生命的动力；运动，是厉害的医生，让人们的身體更加健康；运动，是生活中一颗甜甜的糖，能让人们的心情更加愉悦。生活因为运动变得更加美好。

我从小就发誓一定要比我姐姐长得更高、更强壮！在一年级的時候妈妈给我报了一个游泳课。每周二放学后，妈妈都会带我来到游泳馆上课。但是我每次经过一个小时不间断的训练后都会很累，导致我有时一看到我的游泳包，我的腿就不自觉地软了。但因为在这辛苦训练的三年，当我来到雅加达后，在学校里游泳算是游得很快的，并且老师还让我加入了游泳队。虽然我在游泳队中不算游得快的，但经过一年的训练，我游起来更快了，而且一点都不累。我还参加了许多比赛，不停地提升自己。游起来轻松了之后，我也喜欢上了游泳，在水中游动，享受着水划过皮肤的感觉，就如同梦境一样，美好又舒适。

游泳不仅可以讓身体变强壮，更可以让我的心情更美好。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就是生命的源头。让我们坚持运动，让生活更美好！

YE ZHI NING  
6 TEAMWORK

# 第一天上中学

## 第一天上中学

今年七月份，我正式成为了一个中学生。开学那天早上，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可我的心却像被一块石头压着，紧张又忐忑。

妈妈一边帮我拿着东西，一边安慰我：“别紧张，加油，你可以的！”她穿得很漂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看上去花了很长的时间。妈妈眼里闪着光，一边帮我把手袖拉平，一边轻声说：“到了新学校以后，要记得主动找同学们打招呼，不懂的就问老师。”她脸上带着微笑，却藏不住眼角的担忧。

我点点头，表面上不紧张，其实心里早就打翻了五味瓶——既想快点长大，又舍不得离开父母。那一刻，我真想大声说：“妈妈，你陪我一起进去吧！”可是画到嘴角，没说出口。因为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

到了校门口，我看到了高大的教学楼、陌生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的腿忽然有点发抖，脚步慢了下来。妈妈在后面说：“快去吧，放学后你就能见到我了。中学生活会很精彩，你一定行。”

我深吸一口气，跨进了校门。妈妈的话一直在安慰着我，鼓励着我。

现在回想起那天，我心里依旧会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话。那一天，不只是我第一次上中学，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学会了勇气和独立。

HONGYI ZHANG  
7 INTEGRITY

# 午夜惊魂过山车

## 午夜惊魂过山车

深夜的游乐场一片寂静，只剩下过山车的轨道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我和我的朋友，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趁着夜色，坐上了这台传说中最恐怖的“午夜过山车”。周围没有多余的灯光，只有风穿过铁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暗处低语。

车箱缓缓上升，四周被夜色笼罩，只有几处微弱的灯光努力为我们亮着。突然，过山车猛地俯冲下去。强烈的失重感瞬间抓住我，尖叫声在黑暗中炸开。狂风刮得脸颊生疼，连续的翻转和急转弯让我头昏目眩，胃里翻江倒海。前排的乘客实在扛不住，扶着安全杆呕吐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好不容易等到车箱停下，我双腿发软，几乎站不稳。在我后座，一个穿着医生白大褂的人俯着身，双腿脱离座椅，竭力朝我倚来，跟我这个“病人”交谈，递给我一瓶苏打水。他眼神坚定，微笑着点头示意。我只好接受他的好意，接过水我大口喝了起来，转头想说声“谢谢”时，他已经不见了踪影。怎么会有人消失得这么快？

我们越想越害怕，下了车箱，准备立刻离开。可刚走几步，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道黑影从我们身旁窜过，径直冲向出口。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道强光瞬间照亮黑夜——几名身穿警服的男子飞快从侧面冲出来，纵身一跃，合力将这位白大褂狠狠摁在地上，尽管他拼命挣扎，却被警察牢牢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原来他是个偷窃惯犯，仅仅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同行五人的手机全被他偷入囊中。直到刺耳的警笛声远去，我才回过神。这一晚，恐惧与紧张交织，真正称得上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午夜过山车体验。

PENGYUAN ZHOU  
8 TEAMWORK

# 巷晚

## 巷晚

深秋的北京，暮色像洇了墨的宣纸，从胡同口老槐树盘绕的枝桠间慢慢晕下来。我拐进一条不知名的小巷时，风正卷着路旁树上摇摇欲坠的残叶。“嚓”的一声，断了枝，落到灰青色的瓦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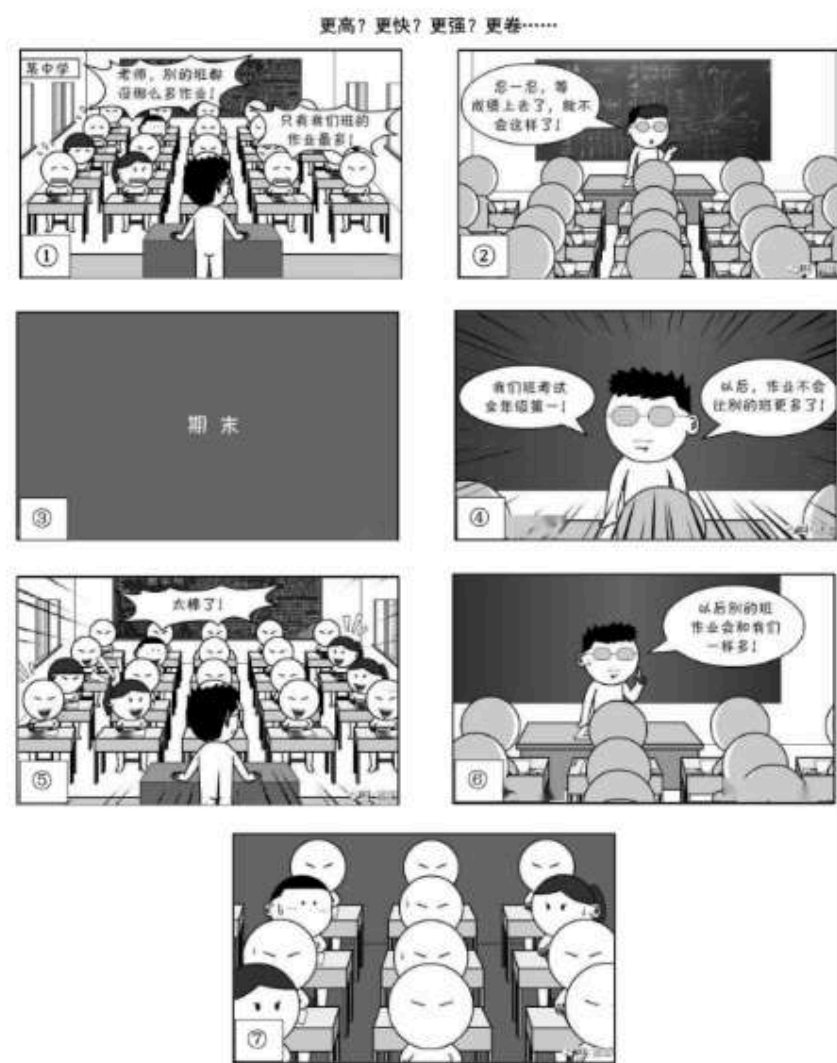
巷里的小卖部早就关了门，玻璃门上凝结着薄霜，把往日暖黄的灯光晕成一片模糊的影。我低着头往前走，亮亮的柏油路上映射着路灯的光，像地上的太阳，我每走一步，它都如影随行。

远处人家飘来炒栗子的香气，这似有似无的焦香的气息在冷空气的缠绕下愈显得诱人。半开的窗户上糊着的“春”轻轻地颤，屋内热闹的气氛把冷意都冲散了些。我放慢了脚步，怕扰了这股烟火气，只觉得眼眶有点热。原来再冷的秋，也藏着这样暖的小日子。

快到巷尾时，一只灰猫从树后窜出来，尾巴竖得笔直，小小的眼睛像会说话的星，好奇地打量我后，一摆尾便走了。像一个猫大侠一样，游走在漆黑的小巷里。虽形单影只，却也好不快活。

我裹紧围巾往回走，每一步，都觉得踏实。这古老的小巷，走在其中，不觉得孤单，只想着，要是能一直这样走下去，让这深秋的温柔，多在心里留一会儿就好。

# 被复制的竞争——漫画如何揭示校园“内卷”的逻辑困境



被复制的竞争——漫画如何揭示校园“内卷”的逻辑困境

在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内卷”已成为争夺资源与机会的常态。这种社会风气日益在中小学生中蔓延。然而促成这一现象的往往是老师与家长，他们对学生所施的高期望与重压日益增长，虽出于善意，却可能未曾意识到“内卷”对于中小學生群体身体与心理上的多重伤害。

这则来自“糟逻辑”微信公众号的漫画利用简洁的图画与文字反映了学校中普遍的内卷现象。旨在唤起深受“内卷”迫害的学生群众的共鸣，引发深刻的思考与讨论。本文将从视觉元素，图文配合与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表达了漫画的含义。

首先，视觉元素是漫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往往最直接地传达作品的含义。这则漫画由7个均匀的画格组成，而末格更大且位于底部中心，这一布局增加了读者的关注度，也暗示了其作为结局的重要性。这则漫画中，共有两个视角：其中一个为学生视角，主体为讲台上的老师，突出其语言的权威性；老师视角中主体为班级学生，聚焦于他们的神态与情绪反应。漫画中学生视角与老师视角有序转换，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强调了老师与学生互动中情绪的转变与张力。如图1与图5中，画面及其相似，而学生们的神情却截然不同。图1学生多为恼怒，失落表情，图5大家都表现出来兴奋与欣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效调动读者情绪，揭示了外部评价如何直接牵动学生的内心世界。画面的相似性，则反映了学生们逐渐被剥夺的个性与情感。此外，漫画中常见的黑线状“聚光灯”效果，出现在图4与5，体现出班级情绪的高昂，与其余画面的沉重形成张力，揭露了学生原本晴朗的底色。

视觉叙事外，语言与画面的配合深化了漫画中深层含义的表达。图1与图2中，文字框为不规则文字框，以增强框内内容的情绪表达，外化了学生对于作业增多的愤慨与反对，也深层反映了学生在内卷环境中的反抗。“以后别的班作业会和我们一样多！”则制造了剧情的反转，在幽默中透露了批判，表达中，反映了内卷非但未被消解，反而被复制与推广。最后一格将镜头拉进到学生们脸上，后者呈现出无奈的表情，集体的沉默却震耳欲聋，深深地传达出学生期待的落空与对内卷的无力感。

最后，语言风格在此则漫画中鲜明也极为重要，服务于整体表达。“更高？更快？更强？更卷……”的标题利用排比式反问提出“灵魂拷问”，是对所谓的“进步”逻辑提出的质疑。然而，唯一确定的是“更卷……”，以省略号收尾，不言自明地成为唯一“被确认”的现实，反映高压环境下的随波逐流与迷茫。漫画整体语言轻松的表达，营造出亲切而真实的校园语境，使学生更容易代入，从而更深刻地感知作品所呈现的主题。

综上，这则漫画利用文本与画面的配合，与日常语言的综合运用，主动呈现了现代社会常见的“内卷”现象，通过其形式与内容的巧妙结合，引导观众直面这一竞争文化对年轻一代的深刻影响。

ZHIFEI YE  
11 TEAMWORK

# 苦难叙事中的精神韧性——从《活着》与《茶馆》看希望的生成方式

## 苦难叙事中的精神韧性——从《活着》与《茶馆》看希望的生成方式


在许多以苦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痛苦往往被用来制造震撼与悲剧效果，但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会在极端困境中探寻人们的精神力量。余华的《活着》和老舍的《茶馆》都以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时代动荡。死亡接连发生，生活不断崩塌，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显得渺小而无力。然而，这两部作品并未使读者停留在绝望之中，而是通过叙事视角的巧妙选择、叙事结构的合理安排以及重复叙事的艺术手法，使希望以内在的生命韧性与人性温度的方式缓慢呈现。

《活着》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福贵既是故事的经历者，也是讲述者，这一身份的设定蕴含希望。“能够讲述”意味着他仍然活着，也意味着他没有在苦难中沦为沉默的受害者。小说中福贵的亲人的死亡接连发生，情节层面几乎没有任何转机，但福贵始终保有叙述权。他用近乎平静的语调回顾人生，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戏剧化的悲叹，这种克制反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效果。例如，福贵叙述道“我原以为有庆一死，家珍也活不长了”和“家珍死后，我就只有二喜和苦根了。”这些简短而冷静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使读者直面苦难本身，将读者置于福贵的内心世界，使希望不表现为外部世界的改善，而表现为主体意识的持续存在。叙事视角因此把“活着”本身提升为一种精神姿态，使希望从情节层面转移到存在层面。相比之下，《茶馆》采用了群像式叙事。戏剧中没有固定的第一人称讲述者，但老舍通过高度生活化的对白和贴近人物立场的呈现方式，使观众始终贴近人物的内部视角。时代巨变并非通过宏大叙述直接呈现，而是通过人物日常谈话自然流露。王利发“我可没有做过缺德的事……为什么不叫我活着呢？”的无奈，常四爷“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的叩问，和秦仲义理想破灭的自嘲“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可千万别干好事！”，这些话都源自人物自身的处境，而不是外部叙述者的价值评判。这种贴近人物立场的叙事方式，使人物在社会崩塌中仍保持主体性。他们不是时代的抽象符号，而是有情感、

有判断、有尊严的个体。希望因此不来自社会的转机，而来自“人仍然像人一样说话和生活”的事实。

在叙事结构上，《活着》呈现出线性回忆的形式。亲人一个个离去，家庭逐渐瓦解，余华对这些苦难和死亡多采用概述式描写；而在悲剧间隙之中出现的几次短暂幸福时光，则采用了场景式描写，这种处理形成强烈对比，使温暖片段更显珍贵。余华用很小的篇幅宣布了人物的死亡，如有庆的死亡：“我儿子闭着眼睛，嘴巴也闭得很紧……有庆的身体都硬了。”作者将场景式描写的重点放在亲情描写上，即家庭成员们在经历种种磨难后仍然能够携手相互扶持的叙述上。即使到小说最后福贵的家人们相继死去，只留下福贵一人，主人公福贵在回顾性叙事中提及这些片段时，它们仍然拥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叙事中断与压抑感温馨感的交替和苦难死亡事件的加速的配合使文本在“悲暖交加”的氛围下，降低了悲伤造成的冲击力，稀释了文本的悲剧性。叙事结构在这里具有价值引导功能，它将“活着”从背景状态推到主题核心，使存在本身成为对苦难最有力的回应。希望因此不是未来的改善，而是当下的延续。而在《茶馆》的三幕式结构中则通过时间跳跃呈现历史的持续恶化。每一幕之间都有明显的时代断裂，人物境遇不断下滑，社会环境愈发压抑。从宏观层面看，这是一种整体衰败的历史轨迹。然而，在这种结构性的崩塌中，茶馆这一空间却始终存在，成为动荡时代中的稳定标志。人物在不同历史阶段反复回到同一空间，彼此寒暄、调侃、叙旧。空间的持续存在与人物关系的延续，在结构上构成对历史断裂的某种抵抗。虽然个人命运难以改变，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没有立即消失，这种情感层面的延续为作品保留了一丝温度，使希望以“人际关系尚未彻底瓦解”的形式存在。

重复叙事在两部作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活着》中，每一次重大打击之后，福贵都回到日常劳作中。非常死亡主题事件的重复，使故事结构愈发纯粹，而生命也在苦难的磨砺之中愈发顽强。重复并没有削弱痛苦，反而让读者

A decorative scroll with a black border and white background, set against a red and orange backgroun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s. The scroll contains two paragraphs of text.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orange arch with a geometric pattern, a stylized orange fish on the left, and orange lanterns on the right.

更清晰地看到生命自动向前的力量。尤其是晚年福贵与老牛相依为命的情节，构成对早年家庭生活的变形重复：陪伴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改变。通过这种重复，余华让读者意识到，即使一切都被剥夺，生命的节奏仍未停止，希望正潜藏在这种最微弱却最持久的延续之中。相比之下，《茶馆》中语言与情境的重复同样意味深长。人物反复议论时局、抱怨世道、调侃命运，这些对话在不同幕中以相似形式出现。表面看来，这种重复强化了历史停滞与社会困局，但从人物层面看，这恰恰说明他们仍在表达、仍在思考、仍在彼此交流。语言的重复成为精神存在的证明。老舍以带有幽默性的京味语言包裹沉重现实，使人物在笑中含泪地继续生活。幽默不是对苦难的否认，而是一种面对苦难的姿态。当人物还能说笑，他们就还没有完全被现实压垮，是底层人物在绝境中维系尊严的方式。希望因此体现在精神姿态的延续，而非命运的改善。

综上所述，《活着》和《茶馆》都没有通过光明结局来制造希望，而是将希望埋藏于叙事层面。第一人称或贴近人物立场的叙事视角，保证了人物在苦难中仍具主体性；不断下沉却持续展开的叙事结构，使“仍在继续”本身成为意义；反复出现的生活细节与语言模式，则让生命的延续与人性的温度在循环中显现。两位作家以不同体裁与风格，共同揭示一个更为深刻的信念：即使时代黑暗、命运沉重，人仍然可以通过坚持说话、坚持与他人相连、坚持活着，守住作为“人”的尊严。读者因此在沉痛的阅读体验中，看见的不是终结，而是废墟之上仍然跳动的生命微光，这正是文学在苦难书写中所能提供的最深层希望。

QIANYING, ZHENG  
11 TEAMWORK